



他有着

「漏斗般的脑袋，
仙女的手指，
敏感的心灵」。

Kilos d'espoir 公斤的希望

【法】安娜·嘉瓦尔达 Anna Gavalda ● 著

王恬 ● 译

35 公斤的希望

35 kilos d'espoir

[法] 安娜·嘉瓦尔达 (Anna Gavalda) 著
王 恬 译

© 嘉瓦尔达 2008

版权合同登记: 06-2008-7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35公斤的希望 / (法)嘉瓦尔达著; 王恬译.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08.4
(少年成长系列)
ISBN 978-7-80601-888-0

I. 3… II. ①嘉… ②王… III. 儿童文学—短篇
小说—法国—现代 IV. I565.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9749 号

35kilos d'espoir © 2002 Bayard Editions Jeunesse

出版发行: 万卷出版公司

辽宁贝塔斯曼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沈阳佳麟彩印厂

幅面尺寸: 147mm×200mm

字数: 50 千字

印张: 3.125

出版时间: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马 兰

装帧设计: 李 睿

插图: Abyssinian

责任校对: 沈 笑

版式设计: 熊 飞

监 印: 于浩杰

ISBN 978-7-80759-087-3

定 价: 16.00 元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联系电话: (024)23280058 23280009

“你讨厌学校吗？”

(编辑推荐)

“我恨学校。
我恨它胜过世界上的任何东西。
甚至，更加严重……
因为学校毁了我的生活。”

这是这本法文小书的开头。



35 kilos d'espoir

第一次阅读，是被冲击到了。相信很多人亦如是。

这个故事并不复杂，但却如此真实。如此真实，而并不沉重。

你讨厌学校吗？

如果被问到，相信多数孩子会犹豫地摇摇头。

那么，你喜欢学校吗？

多数答案很可能仍是犹豫地摇摇头。

关于学校——

不可否认的是，这其实是一个十分纠结人心的词汇。

提起它，就像前边的答案，相信至少绝大多数的中国孩子的情绪是微妙复杂的，无法用绝对的正面或者负面来言喻，喜欢？不喜欢？无奈？终究是绕不开的人生道路，而且贯穿了人生前段的整整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

学校。

喜欢不喜欢也好，多数孩子在还懵懂的时候，便已经习惯性地按家长的安排，背着书包、开始天天走在上



你讨厌学校吗？

学的路上。

可是，教育的矛盾与问题，许多年来，同样一直在持续着，被人探索着。

教育改革一变再变，应试也好，素质也好，从小学到大学，一个班几十个孩子，怎样才能关注到每一个性格特点都不一样的孩子，如何教育才能培养出人才、才能最好地实现人性化、因材施教等等。

这样的矛盾与问题，现在看来，放之世界皆有，只不过因为我们身边亦有，我们自己、我们的孩子或者我们的兄弟姐妹，所以在阅读这本以“我”为代称的小书的时候，就会觉得格外地切身。

格雷古瓦是一个特殊的孩子。他“有着漏斗般的脑袋，仙女的手指，敏感的心灵”。他的手无比灵巧，可以凭着天才的本能做出很多东西，但是，哪怕让他背一首童谣都会是一场灾难：他不擅长正统的“学习”。

学校，永远是我们家的悲剧，您都可以想象……妈妈哭，爸爸骂我，或者倒过来，妈妈骂我，爸爸一声不



35 kilos d'espoir

吭。看到他们这个样子，我也很难受，可我又能做什么呢？我又能对他们说什么呢？什么都没有。啥都不能说，因为一旦我开了口，情况更会糟糕到极点。他们（我的父母），只会像鹦鹉一样，重复着同一句话：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多么熟悉的情景？年复一年，月复一月，每一天这样的情景都在多少家庭里上演着？

有多少孩子是真正的“笨拙”，有多少孩子是“情况特殊”，还有多少孩子只是没有遇到“合适的方式与合适的人”？

我想到了一些人。

我想到在《指环王》里扮演精灵莱格拉斯以及在《加勒比海盗》中扮演威尔、迷倒万千少女的奥兰多·布鲁姆，他在少年时曾患过“阅读障碍症”，即无法正常阅读文字。他的母亲为了帮助他克服这个障碍，鼓励他



你讨厌学校吗？

阅读文字简短而又优美的诗歌，最后在母亲的悉心指导下，奥兰多不仅逐渐克服了阅读障碍症，并且开始对阅读和表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终于在艺术和戏剧表演中一展才华、进入国家青年剧院而走上了演艺之路。

我想到凯尔泰斯·伊姆雷，那一位匈牙利木材商的儿子，因为呆笨被人称做“木头”，反映迟钝、学习成绩勉强，凭着一个梦和母亲的一句话开始码字，在二战的集中营里坚持活了下来，并继续写作，书籍开始出版……最终，获得了最高荣誉——2002年瑞典文学院颁发的诺贝尔文学奖。

我还想到了《阿甘正传》里的阿甘。被人当白痴的阿甘、感受着爱情与亲情的甘美却又忐忑怯懦的阿甘、遭遇了无数失败与荣誉的阿甘、跑过朝阳跑过海边的阿甘，最后智商只有75、曾经戴了那久久骨骼矫正架的他，安静地目送自己的儿子跨上校车，一如当年的自己，羽毛飞过天际。

有多少老师会给予一个看起来并不聪明的孩子“一定可以教育成材”这样的肯定？

有多少家长会给予一个特殊的孩子如“生活就像巧



35 kilos d'espoir

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是什么滋味”以及“当上帝把一个美好的梦放到谁的心中，他就是真心想帮助谁的”这样的希冀？

又有多少孩子，终于能写下“我不是很胖，有35公斤的希望”这样的字句？

这部少年小说的文字朴实自然，几乎可以让人认为真的有“格雷古瓦”这个孩子，仿佛就是他的自传体一般。最真挚的感情就在那些男孩子自言自语般充满少年张力的文字中流露出来。这本书其实什么都没说，但它却微妙地探讨了很多问题：成绩能代表一个人的一切吗？学习好是否是成功的必须条件？“成绩”和“学习”在家庭中到底扮演怎样的角色？我们如何对待那些所谓的“差”学生、“坏”孩子——从幼儿园到高中……？……无怪乎它可以只在法国一个国家就发行三十万册、并畅销于全世界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于是——

那些问题的结论是什么呢？家长，孩子，老师，又该做些什么？



你讨厌学校吗？

相信阅读完这部小书之后，每一个人的心中自会有答案。

无论及于自己的过去，还是关于一些未来。

“你，讨厌学校吗？”



我恨学校。
我恨它胜过世界上的任何东西。
甚至，更加严重……
因为学校毁了我的生活。

三岁之前，我可以说是幸福的。其实我也记不太清楚了，但是想来，应该还过得去。我玩耍，画画，一遍又一遍地看我的《小棕熊》录像带，编出成千上万个与我最喜欢的毛毛狗格鲁多多有关的冒险故事。妈妈说我常常会独自呆在房间，一个人没完没了地说话。于是我得出一个结论：那个时候自己是幸福的。

在生命的那个阶段里，我爱所有的人，也相信所有的人都彼此相爱。可是后来，当我三岁零五个月的



35 kilos d'espoir

时候，天哪！学校。

第一天去学校的早上，似乎还是挺开心的。整个假期，爸爸妈妈总是在我耳边灌输着这些话：“你真是有运气啊，宝贝，你将会去上一所非常棒的学校……”“看看这个崭新的书包，就是为了让让你背着去那个漂亮学校的！”诸如此类。似乎，我没有哭（我的好奇心很强，我想那时候大概是想去看看这学校里有什么样的玩具和积木……）。似乎，吃午饭的时候，我还兴高采烈地在家吃了好多东西，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给格鲁多多讲述着那个美妙的上午。

唉！如果我早点知道，就一定会多体会下那最后的幸福时刻，因为在那之后，我的生活立刻就大变样了。

“我们回去吧。”妈妈说。

“回哪里？”

“当然……回学校啊！”

“不。”

“不怎么？”



“我再也不去学校了。”

“啊……为什么？”

“因为我看过了，知道那里是怎么一回事，一点儿都不好玩。我在自己房间里有的是事情要做。我答应过格鲁多多要为它造一个特殊的机器，可以帮它把藏在我床底下的骨头给捡出来。所以啊，我没时间去学校了。”

我妈妈蹲下来，我摇着头。

她坚持，我开始哭。

她把我抱起来，我开始大叫大闹。

她气得给了我一巴掌。

那是我生命中第一次被人打。

就这样。

那就是，学校。

那只是一场噩梦的开端！

这个故事，我听爸爸妈妈讲了上千遍。跟他们的朋友、我的老师、心理医生、正音科医生和导学顾问。而每一次当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会想起自



35 kilos d'espoir

己一直没有为格鲁多多做那个骨头探测仪。

现在，我十三岁了，上六年级。对，我知道，这里头有点不对劲。您没必要掐着手指算了，我马上跟您解释。我留了两级：三年级和六年级。

学校，永远是我们家的悲剧，您都可以想象……妈妈哭，爸爸骂我，或者倒过来，妈妈骂我，爸爸一声不吭。看到他们这个样子，我也很难受，可我又能做什么呢？我又能对他们说什么呢？什么都没有。啥都不能说，因为一旦我开了口，情况更会糟糕到极点。他们（我的父母），只会像鹦鹉一样，重复着同一句话：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好的。我明白了。毕竟我还不是彻彻底底的傻瓜。我很想学习，但问题是，我做不到。所有在学校的一切，对我而言，就像中文^①一样摸不着边。永远是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他们带我去看了成千上万

① 法语中的通用表达方式：“中文”即是“复杂之极”、“令人难以理解”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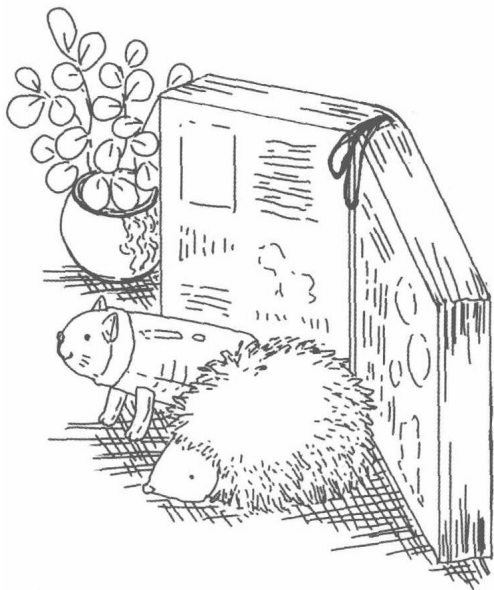


个医生，看眼睛的，看耳朵的，甚至看大脑的。而浪费这些时间得出的结论是：我有个注意力不集中的毛病。听他们说的！其实我自己很清楚这毛病是什么，只要问我就行了。说到底，我什么毛病都没有，只是，我对这一切不感兴趣。

我对这一切不感兴趣。就这样。

自从上学以来，只有一年我是幸福的。那是在幼儿园，一个名叫玛丽的老师带我们的一年。她，我永远也无法忘记。

每当想起玛丽，我总觉得她当老师就是为了继续做她生命里最喜欢做的事：动手创造、制作某些东西。我立刻就喜欢上了她——从见到她的第一天、第一个早晨开始。她穿



35 kilos d'espoir

着自己设计的衣服，自己织的毛衣，自己造的首饰。每天，她都会从家里带一点新鲜的小玩意来课堂：一个碎纸做的刺猬，一个奶瓶做的猫，一个核桃壳里的老鼠，有会活动的，有拼贴的，有素描画，还有油画……这是个并不要等到“母亲节”才让我们动手的老师。她说成功的一天，就是我们创造了某些东西的一天。当我再次回想，就觉得那幸福的一年，也是所有不幸的根源，因为就在那个时候，我懂得了一件非常简单的事：这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事物令我感兴趣，除了我的手，和它们所能创造的东西。

还是先把玛丽的事说完。我知道她给了我什么：她给了我上一年级的动力。因为她非常了解自己面对的是怎样的一个人。她知道一旦要我写自己的名字，泪水就会很快浸湿眼眶，我什么都记不住，要我背首歌真是恐怖之极的事。那年的最后一天，我去她的办公室道别。感觉自己嗓子眼儿发紧，说不出话来。我送给她一份小礼物，那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笔筒，带着两个可以分别放回形针和图钉的小抽屉，还有一个可以放橡皮的地方。我花了很多时间去制作、装饰这份小礼物。看得出来，她非常喜欢，仿佛和我一样地激动。她对我说：



